




# 湖色

舒放 著



白秋恋真是古文庭的命哟，  
冷时，她是一盆蓬蓬烧起的苇子火；  
热时，她是一杯清清荡动的四色湖水。  
那片肥沃的、湿润的、柔软的、  
涌动的芳草湖哟.....

 新世界出版社

# 四色湖

舒放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色湖/舒放著.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80187-206-1

I.四… II.舒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8540号

### 四色湖

---

著 者：舒 放

责任编辑：张民捷 葛 兰

装帧设计：亮杰图文

责任印制：蒋卫杰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中文网址：[www.nwp.com.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英文网址：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电子信箱：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[rights@nwp.com.cn](mailto:rights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：+86(10)68996306

印 刷：保定市西城胶印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：340千

印 张：14.125

印 数：1-5000册

版 次：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80187-206-1/I · 075

定 价：26.8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洞庭因四色而灿烂（代序）

贺绍俊

浩瀚的八百里洞庭湖，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景仰。我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：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，这是多么宏阔的气象！少年时代，我读到杜甫的诗句，就对洞庭湖充满了向往。我相信，如此宏阔的气象，一定会打动每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；而一旦进入到洞庭湖，你就会深深爱恋着洞庭湖。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说洞庭湖是镶嵌在神州大地上的一颗明珠。这不仅是从地理上而言，也是从文化上、从历史上而言。这就是说，八百里洞庭容纳着丰厚的文化和历史宝藏。

《四色湖》或者可以说是一部人性化的洞庭史，它通过三个渔民家庭几代人的恩恩怨怨，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风云、历史变革。作者在复述洞庭湖上演绎的轰轰烈烈的故事时，包含着对人物命运的理解，也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。作者把反思的重点放在了文革前后的历史时期，这或许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有关。作者是一名长沙知青，文革期间，正是风华少年，来到洞庭湖区插队落户，可以说是经过风雨，见过世面，也吃过苦头，受过折磨，因此对这一段的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，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造成了对人性的腐蚀和恶劣化，作者对此有着沉痛的忧思，他的这种忧思蕴育了《四色

湖》的基本主题。他通过讲述洞庭湖的故事，对我们的深刻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清理，同时呼唤着美好、善良的人性锻造与和平、和谐的人际环境。这是作者从清澈的洞庭湖水中蒸馏出来的人文理想，在他精心塑造的白奶奶身上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理想的力量和光亮。

我曾经在洞庭湖区生活过十来年，把洞庭湖区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泛舟在浩渺湖面上的感觉，那水天一色的壮阔顿时使我的心胸开朗起来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也遭遇过不少坎坷，但我总能坦然相对，这大概得益于洞庭湖，因为是它的宽容和洒脱逐渐培育了我的宽容和洒脱。所以，我自以为对洞庭湖是非常了解了。不过，当我读到舒放的这部《四色湖》后，我才明白，我对洞庭湖的了解其实只是一些皮毛，舒放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了解洞庭湖的人，在他的眼里，洞庭湖水变幻出丰富的四种颜色，红、黄、蓝、白；在他的眼里，洞庭湖就像是一位感情充沛的智者，面对人间世事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反过来说，舒放是一位富有情感的作家，因为缺乏富有情感的眼睛，是观察不到洞庭湖水变幻的四色的。舒放把自己丰富的情感倾注给洞庭湖，他曾说过：“我的确是深深地爱恋洞庭湖，爱恋那一片土地，爱恋那里的人才写作的。”我知道这是他的真情表白，怀着这样的真情，他才会深入地了解洞庭湖，也才会写出动情的洞庭湖。《四色湖》就是这样一部渗透着深情的长篇小说。假若洞庭湖真是一个有情感的生命体，它一定会对舒放怀着深深的感激的，因为舒放把自己的文学生命都托付给了洞庭湖。舒放告诉我们，洞庭湖是一本书，而我们是通过舒放的书，才读懂了洞庭湖的丰富内涵。



## 目 录

上 篇 .....	( 1 )
第一章 .....	( 2 )
第二章 .....	(25)
第三章 .....	(47)
第四章 .....	(70)
第五章 .....	(90)
第六章 .....	(112)
第七章 .....	(132)
第八章 .....	(156)
中 篇 .....	(177)
第九章 .....	(178)
第十章 .....	(202)
第十一章 .....	(223)
第十二章 .....	(245)
第十三章 .....	(267)
第十四章 .....	(289)
下 篇 .....	(311)
第十五章 .....	(312)
第十六章 .....	(334)
第十七章 .....	(356)
第十八章 .....	(378)
第十九章 .....	(400)
第二十章 .....	(423)

# 上 篇



## 第一章

一阵略带凉意的北风从雾茫茫的洞庭湖上吹过来，洞庭南岸便开始发黄发灰了。

有钱人和没钱的闲人开始穿夹衣，两层布缝在一块的那种。爱唠叨的老年人还少不了唠叨几句：

九月重阳，移火进房。

正值重阳节。那个白如瓷碟的太阳在湖水里泡了一晚，缓缓地爬上落叶的柳梢时，北临洞庭的万子湖，南有琼湖挤压的琼湖镇打了一个寒战，便醒了。

琼湖镇是沅江县的县城。那用葵花一样的图案表示最高权力的衙门就设在镇子的最高处——古樟葱茏的庆云山上。

原先的县城并不在这里。从沅水入洞庭口处上溯三十多里地，有个叫水秀湾的地方，真正的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，老祖先以高超的审美水平在这里穴居，然后在山坳在河边在潭底留下许多石斧、石刀什么的，给后人以启示。于是，不甚出名的县域便有了这个不甚出名的县城。

直到清初年间，繁荣的水运使当官的与为民的都感到水秀湾力不从心，便毅然决然随水流而下，一举在琼湖岸大兴土木，从而开始一种靠水吃水的崭新生活。

这是一个极好的去处。庆云山在洞庭湖中展开双臂，南冲北百十丈，东向西三五里，东边颈口上一条旱路通向益阳。水路少





有的发达，左靠沅水，右依资水、湘水，前望澧水，上长沙、益阳、常德，下安乡、津市、岳阳的大小船只均要在这中继站小憩，连那些上身赤裸甚至下身也赤裸的排古佬都要在这里休整，待酒足饭饱又浑身长劲之后，才敢驾起木排走向浪急风高的洞庭湖中。

又是两百多年过去，新崭崭的琼湖镇也不知不觉地古老起来，也不知不觉地繁华起来，因为它毕竟是整个洞庭湖南岸惟一的县城啊。

重阳节早晨的阳光没有桃红没有温热，只有柔柔的白光均匀地钻出乳汁般的雾障，再均匀地播撒在岸边那参差不齐的吊脚楼上。吊脚楼群两里地长，沿岸略呈弧形。有钱人的屋柱用脸盆大的粗圆木，涂了金黄色的桐油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水上水下都跳荡花眼的光泽。它们四平八稳，顶上有雕龙刻凤的飞檐，中间有花栏相护的回廊。钱少的人家房子自然差一些，单单瘦瘦的杂木支撑歪歪倒倒的房间，一副不愿下跪而犟站着的乞丐英雄相。那窗台上置菊花盆的准是某小姐的闺房，开了二三朵，望去八九处。阳光下的菊花有红有黄，特别地水灵。窗口的景象更多的是大人抱着小孩，让小孩朝湖里撒尿，这没有贵贱之分，一应的白练长悬，一应的哗哗作响。从四面八方划来的小渔船直往吊脚楼下的柱子间钻。偶尔有谁被头顶上掉下来的秽物击中，他也只是朝那权作厕所用的木楼板上的缺口仰头望一眼，然后乐不可支地呼叫：粪财，粪财！把脏处用水洗洗，捞起鱼筐上岸，从屋与屋的缝隙中侧身一钻，钻到街上去。

这是县城惟一的街，骄傲的街上人与委琐的乡下人都戏称为“鸡肠子”街。整齐排列的麻石条显示它的身份，尽管它凸凸凹凹，但一任的光滑。布鞋底和光脚板竟能把它磨平，人真不愧为地球的主宰。横石条中嵌一条直石条的车道，吱呀叫唤的独轮车



## 四色湖·上 篇

将它碾出条深槽，这便是这里繁华的一种佐证。两里长的街市就在独轮车的歌唱声中演绎出多少故事与传说哩。一逢雨天，木履与钉鞋的铁齿有节奏地敲打洗得光滑透亮的石面，很有散文与抒情诗的情调。

街面的店铺大都是杂货店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耍的几乎能在一个店子中找到。当然，这都是当地居民的用物。它们大都天明开门，天黑闭户。晚上，有谁急着要什么货，准定冲着那透出灯光的木板墙乘兴而往，倏刻，便传来清脆的开门声。除了杂货店，还有些鹤立鸡群的门面。布庄的大门洞上浮雕了一人高的正楷“绸”字，这恰恰是周家发脉的产业，进得门去，大堂上空一色的亮瓦，使每个买布的能看清布料的色泽，人不欺布，布也不欺人了。这里人来人往，但一切都整齐清洁。女人云集的地方总是文质彬彬的。最热闹的是几家大饭馆，再大也不过摆了十张左右的桌子而已。人街口一处，船码头边一处，鱼市场外一处。从早到晚，各色人等川流不息，临门下米粉的大铁锅尽管盖了桌面大的木盖，缕缕白色的热气还耐不住街市喧哗的挑逗，你推我搡地直往外冒。三个饭铺门口都挂了长短不一的风干了的蛇皮，伙计在上面涂了清油，看上去很润滑很有恐怖感。这家伙特鲜，不管什么菜里加一勺蛇汤，六月伏天摆上几个晚上也不馊，苍蝇闻到了菜香却不改靠近。菜香、饭香、酒香，还有后屋飘来的丁块柴的烟香，使整个沅江城都弥漫着一种逍遥自得的味道。

最体现逍遥自得的所在还是醉湖院。这里出售的“酒”全装在女人夸张作笑的脸上酒涡里。妓女们并不贪睡，太阳刚在窗口露脸时，她们不用鸨婆叫唤，也不管那些驾船的汉子和着黑布衣的枪兵是否赖床，就嘻嘻哈哈起来，先提着那些画了牡丹或者龙凤或者童男童女的红漆马桶，带一路路粉香和肉体香，上院外的茅厕内去倒。粪坑边揭开盖后，无尽的臭气便散发开来。然后，她



们便三五成群地端盆提桶，上琼湖边的石桥上去洗衣服。因为男客大多身强体壮，妈妈挑选她们时，格外注意体质。琼湖清清的水面倒映出她们丰满的屁股，更加好看也更加逗人死死地看。她们的职业得到了旁人的认可，其他洗衣洗菜的居民妇女和她们亲热地说话，不时有脆脆的笑声贴着水面滑动。

正是在女人们笑得最起劲的时候，李秋生驾着他的小渔船，从她们前面二丈远的地方划过，悠悠然然地进了鱼市。

李秋生的女人桂珍长得漂亮，要脸相有脸相，要屁股有屁股，岸上的任何一个虽有此强，不乏彼弱。加上他昨晚和自己的女人快活尽了兴，此时，他懒得将船靠近她们。

有妓女是当地人，认识他。

“秋生哥，把船划近些。”

“我忙不赢。”

“船上桂珍的那块‘鳊鱼’吧？”

“老子一篙戳掉你的‘鳊鱼’！”

“那你是卖你的那条‘才鱼’啵？”

“我的‘才鱼’你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，要，晚上要。”

“不开玩笑了。等下，我送几条鱼给你们吃。”

李秋生一边在鱼市靠船，一边和她们逗笑。

整个镇子高高低低的房屋挡住了太阳，琼湖这岸还显得阴冷，但是，鱼市非常热。几十条小渔船像在母猪怀里吃奶的小猪那样，一字儿摆开停在岸边，舱中的鱼呈银白色的光泽，船一晃，光也晃动。有些不安分的活鱼毫无目的地跳动，惹得主人忙不迭地用篙子去按，按得鱼腮急剧地一张一合。一条二十寸长的土路通到青石板路上，县府拿出一部分鱼课钱在路两岸搭了一连串的芦苇棚。芦苇顶，芦苇墙，芦苇砧板芦苇床，专供卖鱼的摆



## 四色湖·上 篇

摊设点。芦苇棚后长着些柳树，此时叶子败了，一些虫蛹像果子一样吊在枝桠上。

重阳时节，沿庭的鱼格外丰盛。两岸的芦苇砧板上，已是鲜鱼的世界。圆滚滚的草鱼，乌亮亮的青鱼，红尾巴的鲤鱼可算得上贵族，它们大都十多斤重，一条一条并列在最前面，有些刚从舱中运上来的还冲着买主张合着嘴巴。其他起价的货色紧列其后，有芭扇大的鳊鱼、瓷碟大的鳊鱼、尺多长的白鱼和几斤重的黄鲢鱼，这些鱼全凭它们漂亮的身体与奇特的美味吸引顾客。三类货是鲢鱼和鳊鱼。这些家伙肉淡且散，刺细且杂，尽管都像小冬瓜似的肥壮，但只有摆在最里面的资格。它们出水就死，全都在嘴角流出黏涎的血，惹得卖主不歇地用抹布去揩擦。

无鳞鱼是没有资格上市的。像鲢鱼、黄鳝、瓦子、乌鱼、甲鱼、螃蟹等等，都是贱货！如同种田人看狗一样，贱人吃的。狗肉上不得砧板。谁要吃它只能在地坪里支锅。吃无鳞鱼的也是贱人，你躲在屋里去吃吧！惟独虾子的命运好一些。洞庭人不以为它是鱼类，便可以在鱼市占一席之地。它们摆在砧板前地下的筐子里，小手指粗细，有红有白也有黑，身子不停地弹，钳子不停地张，好些跳出筐子兴致勃勃地逃逸，爬得满路都是，谁也懒得去捡。偶尔有谁踩死一只，踢到路边了事。

李秋生待小船近滩，便把双桨朝船舷边一搁，弯腰把黑布单裤的裤管挽齐膝盖，手撑船边，哧噗站到水中，随意一使力，把船头拖到岸上搁起来。然后，他从舱里拖出个黑釉藤索小瓦壶，一屁股坐到船头上，悠悠闲闲地对着壶嘴，咂咂品起劣质却烈性的酒来。

李秋生穿一件皂色对襟单衣，衣袖挽得高高的，酱色的手臂上肌肉鼓鼓，胀得衣袖很显紧窄。他牛高马大，宽额阔脸，浓眉下藏一双凹眼。幸亏眼睛不大，添了他几分地道的味道。他是这



一方猎鱼高手，几乎在每一天都能带来惊奇。好些人朝他这边跑。

“什么鱼？”

“黑壳鲫鱼。”

“好大一条？”

“一只一碗。”

“什么价？”

“大行大市。”

“卖给我！”

“有人订了货。”

小小的县城只有三家饭店，每天要的鱼只有百十斤而已。这只是给外来客图新鲜的。县城的居民不来这里凑热闹的，他们要吃鱼有沾亲带故的亲戚或者渔民朋友相送，而且只吃活的。这时的鱼全都是做鱼生意的人买，买了鱼后，去腌、去晒、去熏，再在街上去卖给那些贩子，把货运到长沙、湘潭甚至更远的缺少鱼的地方去。黑壳鲫鱼只用腌一下便可发卖，它肉细嫩，带甜味，散发奇香，很是抢手。

李秋生品着酒，伸着颈四处张望，只盼订货的人出现。

太阳晒到他身上时，才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跑到他身前。

“伯伯。”

“厚德，你娘哩？”

“她病了。”

“病了？”

厚德或者厚德的娘都不是订货的人。李秋生听了厚德的话，也等不及订货的人，心里焦急但脸上很平静地对厚德说：“我卖掉这些黑壳鲫鱼。舱中的那些杂鱼你拿到岸上去卖。卖了后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



## 四色湖·上篇

李秋生匆匆站在船边水里，把那几只装着鲫鱼的筐子弄上岸来，一不问价，二不看秤，一阵算盘珠子响过，他接过钱，捞起那只黑釉藤索小酒壶，奔上了麻石街。

走时，他还没有忘记抓几条活蹦乱跳的鱼，扔到在远处嘻嘻哈哈的妓女们身边。

出城往东，便是秋色沉沉的柳堤。人们习惯叫出城，其实，在石板路起点的地方既无城墙，更不见城门。应该说出镇。石板路并非全部终止，那直摆的石条还一直沿柳堤延伸，一直铺到五六里路外的山上。堤身是湖畔的淤泥挑筑而成，灰黑色，发一股腥臭，一到雨天，堤面又烂又粘，没有一条窄窄的石条路，别说是独轮车，就是行人也寸步难移。

好在今天出太阳，露水未干，堤面润润的，走起来没半点灰尘，很起步。李秋生背一只蓝色的布袋，提那只朝夕相处的瓦壶，一双赤脚板拍得路面啪啪响，风急火燎地走着。

柳堤很没有看头，左手边是草坡。黄黄的浅草丛上散落着一些已干枯了的和未干枯的牛粪，半里路远才有一条瘦瘦的水牛在埋头专注地啃草，镰刀般的舌头不停地割，也填不满那瘪瘪的胃。从堤边到远远的山脚，就是由形状不一的水田与形状不一的沼泽以及形状不一的草屋组成。今年的年景算好，田里有实籽勾头的稻谷，房屋上也有淡蓝色缓缓升腾的炊烟。

右手边便是外湖了。堤坡上参差不齐地栽种着柳树。柳树们奇形怪状，大的水桶粗，像一个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在望什么在想什么；小的一人高，蓬松着倒垂的枝条，像一把把撑开的伞或者一只只风干了的蘑菇，随意地丢随意地长。它们是整个洞庭湖的骄傲，到处都有它们的队伍。折一节枝桠丢在泥地上，它就能生根长芽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竟神奇地站直身子，长成一棵树。一到春夏，辽阔的湖乡到处翠绿重重，大都是它们的得意之作。



柳树生命力极强，于是，堤防局便挨门挨户收护堤钱，再雇人砍来柳条插到堤坡上，用以洪水暴涨时挡浪。现在不是春天，柳叶纷纷下落，黄黄的叶在堤坡上铺了一层。柳枝如未梳理的头发，很有些叫化子味道。

外湖的景色当然也叫人怅怅然。浅水的湖汊，平静得带一股寒气。荒芜的湖洲杂草丛生，一只灰色的野兔在一棵灰色荆棘下张望，眼力不好的人是断然看不到它的。荡里的苇子已呈金黄色了，顶端白色的花束耷拉着脑袋。今年汛期久，苇子青苗在水里泡的时间长，它们下半身的叶子烂了，杆子灰不溜秋的，很像久病之后返阳的痲病壳子。三五只带篷的小渔船湾在荒凉的洲边，真的，没有超过六只，像谁撒下的几颗黑芝麻，不经意时便从眼皮底下溜过。惟能添人兴奋的是那或白或黄或灰的帆页，从苇林那边的湖中露出犁尖状的上半截，缓缓地向前移动。有了这些页片，宁静且沉闷的南洞庭便有了点动感，有了些生气。

哩鸣哪鸣——

咚咚锵——

骤起的锣鼓声和唢呐声惊得李秋生抬起头来。前面百十步远的地方放了一顶花轿，还有几担绣花被盖和红漆马桶、脚盆的担子。这是迎亲的队伍，他们坐在堤坡上小憩。一个穿红衣红裤的青年女子突然从湖洲上的坡坎下站起了，边走边扎裤带，她是新娘子无疑了。她的鬓角插一朵黄菊花，在阳光下很是亮眼，湖区妹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是黄花闺女。不知她是小解还是大解，反正在方便罢了。她身后又站出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，挥动着手里的小手帕，只见嘴动却听不到声音。她一抬脚，裤子彻底地垮了下去，连忙扯起追着红衣女子跑。媒人在尽媒人的职责。

堤坡上的男人们兴奋地大笑。

李秋生接过迎亲的男都管给他的一个上面点了红的糍粑，讲



## 四色湖·上篇

了一句奉承话，也忍不住笑，连忙转过脸，继续赶路。

自己当时结婚没有这等风光与有趣，厚德爹当年结婚更像白开水一样乏味。走着，想着，李秋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厚德娘，不知她为什么病了。

李秋生下堤，走过湖洲，走进芦荡。

在资江进入洞庭湖的口子边，有一道鱼脊一样隆起的洲子，洲上满是芦苇，还有一座石塔。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：凌云塔。它建于清朝某个风调雨顺的年月。除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文人骚客在春暖花开的时际光顾一下，其他时间里没人走近它。塔里每层石板与每道石级上落满了蝙蝠粪，半尺厚，酥酥的，竟然散发一种带淡香的泥土气息。塔建在这个地方，据说是为了镇河妖退洪水的。

离塔不远的水边，弯着一条小小的渔船。船两丈多长，四尺余宽。一个中年女人盘腿坐在船头舱板上，痴痴地盯着清冽的湖水出神。

这是厚德娘。

厚德娘穿一件用茶枯洗得干干净净的毛蓝色底起白花的夹衣，穿一条藏青色布裤，裤子的膝盖与屁股处均打了补丁，针脚极好，若不是布有新旧之分，谁也难看出破绽。她是极爱整洁的人。船舷边的丝网整整齐齐地挂着，中舱的炊具擦洗得锃亮无垢，尾舱的棉布被子叠得有棱有角。长时间在这里居住，她把滩边的草也拔尽了，还从塔下找来几十块古青砖，严丝合缝地砌了一个码头。平坦的小地坪配上抹得照见人影的舱板，不佩服她不行。

李秋生进荡就穿上随身带的油布袜子。其实，这袜子也是鞋子，踩得芦苇噼啪作响，从古塔那头趟了过来，走到船边。

厚德娘头也不回，把手里一条家制土布澡巾扔到身后。她要





李秋生在码头上洗了脚，再揩干后上船。

“听厚德讲，我真以为你病了。走到路上，我才想起你没有病。”

“谁说我没病？”

“嘿嘿，我想你没病。我叫桂珍和天亮过来，一块吃顿饭吧。干脆，你和厚德现在动身，到我那里去。”

“天亮是你的好崽，身强体壮的。我家厚德单单薄薄，风都能吹起啊。”

“别说这些了。动身吧。”

“我真的病了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你就在我这里吃一顿饭吧。”

“在这里吃饭？”

“嗯。你打了酒吧？”

“打了三斤。”

厚德娘款款地站起，走进中舱，揭开尾舱的舱板，从里面端出几个菜来。一碗炖肉，一碗鲜鱼，一碗熏鱼籽粑粑炒红辣椒，一碗腊鸡焖干萝卜条，还有一碗腌兔肉和一碗田鼠肉。浓浓的香味马上弥漫整个湖湾。厚德娘又拿出两双筷子和两个空碗，用系在腰上的围裙把它们反复擦擦，摆到舱板上。

“来，倒酒。”

“等一下厚德吧。这兔子和田鼠是他打的。”

“不等了。给酒壶给我。”

“什么？你也喝酒。”

“酒能治百病哩。”

厚德娘盯着土碗里的半碗酒，有几分犹豫，一狠心，她紧闭双眼，把酒往嘴里猛倒。她像吃闹药一样，喉咙里咕噜直响。